

# Beale 教授的《啟示錄注釋 引言》學習分享

主後 2023 年

## 學習資料 05

### 七，啟示錄中舊約的使用（The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Apocalypse）

#### 初步的考慮（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 （一）什麼是被引述的（What is Cited）

##### （二）結合的隱喻以及文學意識的問題（Combined Allusions and the Issue of Literary Consciousness）

我們已經認識到在啟示錄中‘舊約的參考(OT references)’的非正式特性。這不僅僅使得識別‘隱喻(allusions)’變得非常困難，並且這也使得要說明是否一個特定的隱喻是被‘有意識地(consciously)’或‘無意識地(unconsciously)’使用成為非常困難。這個問題變得更為複雜，這是由於許多，事實上是大多數，舊約的追憶是被結合為群組的。有時候四個，五個，或更多不同的舊約參考被合併成為一幅畫面。

很好的例子包括了對基督的描述（啟示錄 1:12~20），神在寶座上以及周圍屬天的使者（啟示錄 4:1~11），以及惡魔似的獸（啟示錄 13:1~8）。

例如對基督的描述：

【啟 1:12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啟 1: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啟 1: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啟 1: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啟 1:16 他右手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啟 1:17 我一看見，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他用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啟 1:18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啟 1: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

啟 1: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秘；那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七燈臺就是七個教會。】

這種結合的隱喻要如何來研究呢？

這個現象會特別困難去分析，特別是如果，如同有些學者所主張的，這個現象較少是有意圖的，而更多地是一個浸潤於舊約語言和思想的記憶的結果，這些語言和思想在無意識中被組織於作者的異象中“如同一個萬花筒中不斷改變的格式”。在這種情況下，隱喻的舊約上下文的含義就不需要被檢視來更好地理解約翰的使用，這是由於約翰他自己也不是有

意識地在反映舊約的上下文。事實上，許多學者也作結論說，在啟示錄中缺少正式的引用也指向同一個方向。

然而，學者 Caird 下結論說，約翰有意識地使用這種隱喻的組合為的是它們的“喚起回憶的以及產生情緒的能力(evocative and emotive power)”；因此，不需要企圖去理解每一個參考在其舊約和新約上下文中的含義，因為整個畫面必須被保持在一起而不可去分開及去分析不同的脈絡，以便理解所想要有的**情緒的果效**。當然，在這些馬賽克鑲嵌圖案中總是存在一個混合的可能性，就是可能存在著有意識的意圖及無意識的活動的混合。

但是，當那些‘異象的合併融合(visionary amalgamations)’的不同隱喻部分在它們舊約的上下文中“被”分別地研究的時候，經常一個較大的理解可以被獲得並且**情緒的果效**可以被感受。

學者 Vos 引用啟示錄 4:2~9 作為一個‘無意識混合舊約隱喻(unconscious mixing of OT allusions)’的適切的實例：

【啟 4:1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啟 4: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啟 4:3 看那坐著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好像綠寶石。

啟 4:4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其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身穿白衣，頭上戴著金冠冕。

啟 4: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啟 4:6 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前後遍體都滿了眼睛。

啟 4: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第三個臉面像人，第四個像飛鷹。

啟 4:8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他們晝夜不住的說：聖哉，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啟 4: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

啟 4:10 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

但是：

(1) 當每一個隱喻的舊約上下文被研究的時候，人就可以發現到，沒有例外地，它們都是來自那些作為引入經文來宣告對以色列或列國的審判的‘神顯現(theophanies)’的描述。

Vos 提到的舊約隱喻有：

\*啟示錄 4: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以賽亞書 6:1 及/或列王記上 22:19：

【賽 6: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王上 22:19 米該雅說：你要聽耶和華的話；我看見耶和華坐在寶座上，天上的萬軍侍立在他左右；】

\*啟示錄 4:3f 《又有虹圍著寶座》=以西結書 1:28：

【結 1:28 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形狀怎樣，周圍光輝的形狀也是怎樣；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像；我一看見就俯伏在地，又聽見一位說話的聲音。】

\*啟示錄 4:5a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以西結書 1:13 及/或出埃及記 19:6：

【結 1:13 至於四活物的形像，就如燒著火炭的形狀，又如火把的形狀；火在四活物中間上去下來，這火有光輝，從火中發出閃電。】

【出 19:16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雷轟，閃電，和密雲；並且角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

\*啟示錄 4:6a 《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以西結書 1:22：

【結 1:22 活物的頭以上，有穹蒼的形像，看著像可畏的水晶，鋪張在活物的頭以上。】

\*啟示錄 4:6b 《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前後遍體都滿了眼睛》=以西結書 1:5 及 1:18：

【結 1:5 又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形像來，他們的形狀是這樣，有人的形像。】

【結 1:18 至於輪輞，高而可畏；四個輪輞周圍滿有眼睛。】

\*啟示錄 4: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第三個臉面像人，第四個像飛鷹》=以西結書 1:10：

【結 1:10 至於臉的形像，前面各有人的臉，右面各有獅子的臉，左面各有牛的臉，後面各有鷹的臉。】

\*啟示錄 4:8a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以賽亞書 6:2：

【賽 6:2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

\*啟示錄 4:8b 《他們晝夜不住的說：聖哉，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以賽亞書 6:3：

【賽 6:2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

賽 6:3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

\*啟示錄 4: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以賽亞書 6:1：

【賽 6: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Vos 沒有提到的有：

\*啟示錄 4:5b 《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以西結書 1:13 及撒迦利亞書 4:2、6：

【結 1:13 至於四活物的形像，就如燒著火炭的形狀，又如火把的形狀；火在四活物中間上去下來，這火有光輝，從火中發出閃電。】

【亞 4:2 他問我說：你看見了甚麼。我說：我看見了一個純金的燈臺，頂上有燈盞；燈臺上有七盞燈，每盞有七個管子。】

【亞 4:6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2) 當同時注意到但以理書 7:9~13 的影響貫穿在啟示錄中的時候，這個‘神顯現-審判(theophany-judgment)’主題的共同特性就被提高：

【但 7:9 我觀看，見有寶座設立，上頭坐著亙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寶座乃火焰，其輪乃烈火；】

但 7:10 從他面前有火像河發出，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萬萬；他坐著要行審判，案卷都展開了。

但 7:11 那時我觀看，見那獸因小角說誇大話的聲音被殺，身體損壞，扔在火中焚燒。

但 7:12 其餘的獸，權柄都被奪去，生命卻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時候和日期。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這個清楚的共同主旨指向經文的一個更有意圖的主題形成來描述一個在啟示錄中相似的‘神顯現’。

(3) 當考慮到三個舊約隱喻的緊接的上下文中包括了與審判聯結的“書卷”的影像，如同在啟示錄 5:1，這就看起來更為可能了：

【啟 5:1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裏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

關聯的舊約隱喻：

【但 7:10 從他面前有火像河發出，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萬萬；他坐著要行審判，案卷都展開了。】

【結 2:9 我觀看，見有一隻手向我伸出來，手中有一書卷。

結 2:10 他將書卷在我面前展開，內外都寫著字，其上所寫的有哀號，歎息，悲痛的話。】

【亞 5:1 我又舉目觀看，見有一飛行的書卷。

亞 5:2 他問我說：你看見甚麼。我回答說：我看見一飛行的書卷，長二十肘，寬十肘。

亞 5:3 他對我說：這是發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詛；凡偷竊的必按卷上這面的話除滅；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話除滅。】

所有舊約這些上下文的共同場景與主題都強化了在啟示錄 4:2~9 中畫面的認知方面以及情緒方面。

因此，在宣告作者方面的無意識活動時必須非常小心，儘管這種活動仍然具有一個可能性。例如，這是可能的，儘管是推測的，去提議說，前面提到的那些釋經上的鏈接已經在之前的傳統中完整的存在，而約翰對它們做了無意識的影射（例如，一個猶太會堂或基督教的禮儀傳統）。然而這種無意識的活動更可能發生於比較不清楚的或非群簇的隱喻，儘管釋經學的分析必須在每一個個案上測定是否如此。進一步而言，如同學者 Vanhoye 已經下的結論，對約翰而言，典型的做法不是去個別孤立地使用舊約的隱喻，而是根據它們彼此之間的‘親和性(affinity)’將它們融合在一起，正如同前面在啟示錄第 4~5 章中所描繪的。

儘管篇幅不許可，在這個段落中仍然是有幫助的去討論：是否啟示錄是一個‘文學上的固定形式(literary stereotype)’，或是能夠被追溯到一個異象的經歷，或是這兩者的一個結合。若是當時的確有一個經歷上的基礎，而這應該是高度可能的，那麼對這種對異象的描述就應該很可能會既無意識地且有意識地受到那些‘已經將一個形成的影響施加到作者思想中的傳統(traditions that had exerted a formative influence on the author's thinking)’的著色。進一步而言，那些實際的異象就會是以作者自己的‘思想的形式(thought forms)’而被經歷，以致會有困難來分辨一個‘對一個異象的經歷的描述’與一個‘對無意識或有意識訴諸不同傳統（舊約，猶太作品，等等）的經歷的重述’。這裏的可能性是，約翰曾經有真實的異象並且他接下來以文學的形式記錄了那些異象；那些對舊約以及它不同版本的參考是對那些實際異象本身的‘一個僅僅記錄(a mere recording)’的結果，而這個記錄應該已經被作者學習過的傳統以及隨後在他寫下這個異象時對舊約的反思所影響。無疑地約翰會將他一些看見及聽聞聯結於那些相似的舊約經文段落，並且會採用那些經文段落的語言來記

載他所看見及聽見的。

約翰的明顯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於舊約看見異象者的行列就暗示了：他是有意識地發展早期先知的思想，並且，因此，在他著作中那些比較清楚的舊約參考是有意圖的活動的結果；參考：

【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的僕人約翰；

啟 1:2 約翰便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

啟 1:3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

【啟 1:10 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啟 4:1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啟 4: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啟 17:3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

【啟 21: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進一步而言，我們在第 1、4~5、13 及 17 章中提到的系列關聯經文以及在其他地方明顯的例子，都確認在作者方面的一個有意圖的活動。這個結論會藉著進一步的證據所加強，就是在下面所要討論的。

### （三）按照上下文/處境的與非按照上下文/處境的使用（Contextual and Noncontextual Use）

當然，如果一個人下結論說，約翰只有無意識地影射到舊約，那就幾乎沒有可能去研究約翰使用隱喻的方法，因為這種研究必須假設是有意識的活動。根據我們偏向於有意圖性的結論，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首先問，是否約翰是以和諧於更廣的上下文的含義來使用舊約經文。

學者眾口同聲的同意，約翰使用舊約帶有一個高度的自由度及創作性。結果，許多人下結論說：約翰處理許多的舊約經文並沒有考慮它們原來上下文的含義，甚至賦予相當矛盾的含義。

這個結論的理由至少有四方面：

（1）有辯論說，約翰在引進舊約參考的時候沒有使用‘引用的公式(quotation formulas)’，而只是以一個‘非正式的選集式的風格(informal anthological style)’來引用經文，這種風格是指向舊約字詞的使用如同一個對他自己的新思想的遮蓋，這個新思想是與原來舊約的上下文無關的。

但是，非正式的引用或隱喻並沒有在邏輯上要求‘對舊約的非按照上下文的使用(noncontextual use of OT)’或者要求約翰沒有作任何嘗試來解釋舊約，尤其是因為在新約中大多數對舊約的參考也都是非正式的及隱喻性的，因此，這會是不恰當的假設去認為：所有那些舊約的參考都是被新約作者在沒有考慮舊約上下文的情況下來解釋的。

（2）也有辯論說，約翰的‘啟示性的風格(apocalyptic style)’是根據他先知的靈，這先知

的靈(1)在創作以便約翰是為自己的目的在宣告，並且(2)不是有意識地從其他權威的作品中引用以便教導或辯證；因此，約翰沒有作任何嘗試來按照上下文地解釋舊約。

然而，這個說法並沒有考慮到“‘先知的靈’並不必須地要‘出於虛無(ex nihilo)’來創作《註：“create ex nihilo”（出於虛無地創造）在神學上是指神的“從無到有的創造”》，如同從那些流放中及流放後的先知所顯示的，這些先知曾經將‘先前先知性的材料(prior prophetic material)’再使用，再規劃，並且再現實化”（學者 Fekkes）。再者，約翰並沒有看自己為一個獨立於他舊約的傳統或傳承的先知，而是將舊約先知受委任的語言應用於自己——應該很可能是要展示他先知的權威是等同於那些舊約先知的權威，並且是要證明他的信息是站在延續他們信息的地位上。

(3) 第三個關於約翰不顧舊約上下文的辯論是：約翰的讀者是文盲，是來自異教希臘的背景，或兩者都是，並且不會能夠理解對舊約文學作品的解釋性的使用。

但是，這個反對沒有考慮到下面幾個因素：

(1) 那些在小亞細亞的教會是由猶太信徒及外邦敬畏神的人為核心所組成的，這些外邦敬畏神的人，如同猶太人，也曾經是與猶太會堂有關聯的（證據在使徒行傳）。

《註：例如：

【徒 13:13 保羅和他的同人，從帕弗開船，來到旁非利亞的別加；約翰就離開他們回耶路撒冷去。

徒 13:14 他們離了別加往前行，來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進會堂坐下。

徒 13:15 讀完了律法和先知的書，管會堂的叫他過去，對他們說：二位兄台，若有甚麼勸勉眾人的話，請說。

徒 13:16 保羅就站起來，舉手說：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請聽。

.....

徒 13:42 他們出會堂的時候，眾人請他們到下安息日，再講這話給他們聽。

徒 13:43 散會以後，猶太人和敬虔進猶太教的人，多有跟從保羅，巴拿巴的，二人對他們講道，勸他們務要恆久在神的恩中。】

【徒 14:1 二人在以哥念同進猶太人的會堂，在那裏講的叫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

【徒 14:25 在別加講了道，就下亞大利去。

徒 14:26 從那裏坐船，往安提阿去。當初他們被眾人所託蒙神之恩，要辦現在所作之工，就是在這地方。

徒 14:27 到了那裏，聚集了會眾，就述說神藉他們所行的一切事，並神怎樣為外邦人開了信道的門。】

》

(2) 在士每拿和非拉鐵非教會的基督徒與猶太會堂仍然有一些關係，儘管是拮抗性的，這就進一步指向一個對舊約傳統有認識的某個鏈接；參考：

【啟 2:9 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你卻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毀謗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乃是撒但一會的人。】

【啟 3:9 那撒但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

事實上，啟示錄 3:9 可能表達一個預期，就是從猶太會堂中有更多拮抗的猶太人將會很快

成為基督徒，這就顯示非拉鐵非教會的福音信息在相當的程度上是奠基於舊約以及它的應驗於耶穌為彌賽亞（可進一步參考 3:9 的注釋）。

(3) 在推雅推喇教會特別提到一個有舊約名字的假“先知”（“耶洗別”），這就暗示在這個教會中有一個同時扭曲了舊約傳統及新約傳統的教導：

【啟 2: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姦淫，喫祭偶像之物。】

(4) 在經文的本身有語言學的證據顯示：若是約翰認識這些會眾群體並且也與他們有一個牧養上的關係，那這就會是難以置信的，就是：如果約翰當時知道他們對他那些隱喻所指的沒有一點頭緒並且也不會從那些隱喻得到任何幫助，他還採用這麼大量的舊約隱喻。例如，在那些書信中有這種清楚的舊約隱喻，就好像“嗎哪”，“耶洗別”，“巴蘭”，“聖殿”，以及“新耶路撒冷”，這些都是舊約冰山的一角來指向在讀者方面有對舊約的一些基本認識。

(5) 若是這個情況是真的，就是，約翰首先將他的啟示傳達給一個同為先知的圈子，之後這些先知再傳達給眾教會，那麼這些先知——他們應該就會已經用一個“在屬靈上受教的關注態度(spiritually learned attention)”來研究這個啟示——必須也要被視為是聽眾的一部分。

(6) 約翰的自我理解為一個先知，這至少在這七個教會應該是被普遍接受的，就暗示約翰應該已經在他們中間用先知的權柄教導過他們，特別是因為他將這種教導的功能賦予其他在教會中被稱為先知的。這是根據啟示錄 2:20 的一個推論：

【啟 2: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姦淫，喫祭偶像之物。】

若是這樣，在眾教會中有些群體應該對舊約有更大的認識，以致從舊約經文挑選出的重要字詞或短句會讓聽眾中的一些人觸發聯想並回想起重要的聖經主題及上下文。

(7) 我們從使徒行傳及新約其他地方認識到猶太信徒及外邦信徒在這個新的信仰中都是在舊約的基礎上被教導的，而‘舊約’就是初期教會的‘聖經’：

【徒 17:10 弟兄們，隨即在夜間打發保羅和西拉往庇哩亞去；二人到了，就進入猶太人的會堂。

徒 17:11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徒 17:12 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貴的婦女，男子也不少。】

【徒 18:24 有一個猶太人，名叫亞波羅，來到以弗所；他生在亞力山太，是有學問的，最能講解聖經。〔學問或作口才〕

徒 18:25 這人已經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心裏火熱，將耶穌的事，詳細講論教訓人；只是他單曉得約翰的洗禮。

徒 18:26 他在會堂裏放膽講道，百基拉亞居拉聽見，就接他來，將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詳細。

徒 18:27 他想要往亞該亞去；弟兄們就勉勵他，並寫信請門徒接待他；〔或作弟兄們就寫信勸門徒接待他〕他到了那裏，多幫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徒 18:28 在眾人面前極有能力，駁倒猶太人，引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

【提後 2:2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後 2:15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提後 3: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提後 3: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8) 這是可信的，就是在眾教會中對啟示錄接下來的重複閱讀上聽眾會比他們第一次聽的時候能夠分辨更多的隱喻。這是根據第二世紀已知的事實以及在第一世紀中應該的可能性，就是在早期教會中書信是被“重複地”閱讀的，如同新約書信所暗示的；例如：

【西 4:16 你們念(anaginosko)了這書信，便交給老底嘉的教會，叫他們也念(anaginosko)；你們也要念(anaginosko)從老底嘉來的書信。】

【帖前 5:27 我指著主囑咐你們，要把這信念(anaginosko)給眾弟兄聽。】

【啟 1:3 念(anaginosko)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

《註：anaginosko “再向上認識知道(宣讀誦念)”：

Strong 指出，動詞 anaginosko 這個字是由介係詞 ana “再向上”以及動詞 ginosko “認識知道”組成，表達“再認識知道(to know again)”，可以引申表達“誦讀(read)”。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32 次。

》

(9) 最後，這是一般都承認的，就是：在希臘-羅馬世界中大多數的異教徒希臘人以及猶太人在孩童時期就學習閱讀（或是希臘文，或是希伯來文，並且，還要加上拉丁文），並且這種情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延伸到奴隸。

所有這些因素累積的結果都指向這個應該的可能性，就是：在約翰寫信去的眾教會中有相當數目的人對舊約有不同程度的認識，並且這也就暗示那些不具有這種認識的人也有可能獲得它。甚至如果所有這些證據都不智慧地被人忽略，這也不會讓我們對到底約翰藉著這些隱喻意欲表達什麼的研究成為無關緊要，因為，如同學者 Bauckham 所說，“偉大文學創作的過程並不必然地需要計算讀者將會注意到什麼(the process of great literary cre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calculate what readers will notice.)”。

(4) 對有時候假定約翰缺少對舊約上下文的注意的最後一個解釋理由是以‘警告那些認為約翰是按照上下文寫作的人’的形式被提出的：因為一個作者“在文學上被一段舊約經文所影響(is influenced literarily by an OT text)”，這在邏輯上並不必然產生這個結論：他“在解釋上(interpretatively)”依賴那段經文的含義，或是他對那段經文在試圖解釋或提出一個注釋；必須要提出比僅僅引用一段舊約經文更多的證據。

然而，儘管這是有道理的，但它也可以這麼說，就是僅僅參考一段舊約經文這本身就可以合理地提出這個問題：是否這個作者依賴舊約那段經文的含義並且在試圖解釋它。一個作者提出越多數目的對舊約的參考，這些參考就越多地指向這個作者對舊約含義的熟悉度。特別而言，一個較大數目對同樣的舊約經文的參考，無論是特別的幾節經文或較大的段落，都強烈地暗示這個作者被沉浸於這些經文並且應該已經默想它們，並且這就促進了這個應該的可能性，就是作者很熟悉經文的含義並且，就不同的程度，依賴那個含義，或，至少，在試圖解釋那段舊約的經文（例如，在啟示錄第 4、5 章中但以理書及以西結書的使用）。就約翰對舊約的使用而言，這個看法看起來是真實的，特別是在前面討論過的三個主要論點的光照下。最近的研究也支持這個結論，如同我們在引言的整個這個段落所看到的。例如，學者 Draper 主張，啟示錄是以一個類似於坤蘭古卷的方式解釋舊約，只不過這個解

釋在前者（啓示錄）是‘含蓄地(implicitly)’被執行，在後者（坤蘭古卷）是‘明晰地(explicitly)’被執行。

學者 Vos 可以普遍地被視為是那些辯稱約翰處理舊約經文沒有顧慮舊約上下文的代表。他將他絕大多數釋經上的評論限制於他認為是最清楚的那些舊約參考，並且下結論說，二十四個段落中至少有七處展示一個對舊約上下文的“忽視(disregard)”。七處中的四次是關於‘屬天的存有(heavenly beings)’。

(1) 第一個是將一個對耶和華的描述應用於人子：

對耶和華的描述：

【結 43:2 以色列神的榮光從東而來；他的聲音如同多水的聲音；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應用於人子：

【啟 1: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啟 1: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啟 1: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但是，這更多地是一個應用的改變，而不是不按照上下文的使用，因為人子在啓示錄第 1 章中清楚地被描繪為是一個神聖的身份。

(2) 在啓示錄 18:1 中一個對耶和華的描述被應用於一位從天降下的天使：

一個對耶和華的描述：

【結 43:2 以色列神的榮光從東而來；他的聲音如同多水的聲音；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被應用於一位從天降下的天使：

【啟 18:1 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然而，因為天使在舊約和啓示錄中都傳達神聖的指令，這就會是有理由的：天使除了承擔神聖的話語以外，還會呈現神顯現的特徵。此外，在舊約中神有時候會以一個屬天的存有的形式出現，這在啓示錄中或許也是同樣的情形。

例如，啓示錄 10:1~6，這是根據但以理書第 10~12 章，這裏的屬天的存有可能是神聖的：

【啟 10:1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著雲彩，頭上有虹；臉面像日頭，兩腳像火柱；

啟 10:2 他手裏拿著小書卷是展開的；他右腳踏海，左腳踏地；

啟 10:3 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發聲。

啟 10:4 七雷發聲之後，我正要寫出來，就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七雷所說的你要封上，不可寫出來。

啟 10:5 我所看見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舉起右手來，

啟 10:6 指著那創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遠遠的，起誓說：不再有時日了；〔或作不再耽延了〕】

【但 10:4 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希底結大河邊，

但 10:5 舉目觀看，見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束烏法精金帶。

但 10:6 他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如光明的銅，說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

.....

但 10:15 他向我這樣說，我就臉面朝地，啞口無聲。

但 10:16 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開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說：我主阿，因

見這異象我大大愁苦，毫無氣力。

但 10:17 我主的僕人怎能與我主說話呢；我一見異象就渾身無力，毫無氣息。

但 10:18 有一位形狀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

但 10:19 他說：大蒙眷愛的人哪，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總要堅強；他一向我說話，我便覺得有力量，說：我主請說：因你使我有力量。

但 10:20 他就說：你知道我為何來見你麼，現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君爭戰，我去後希臘〔原文作雅完〕的魔君必來。

.....

但 12:4 但以理阿，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或作切心研究〕知識就必增長。

但 12:5 我但以理觀看，見另有兩個人站立，一個在河這邊，一個在河那邊。

但 12:6 有一個問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細麻衣的，說：這奇異的事，到幾時纔應驗呢。

但 12:7 我聽見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細麻衣的，**向天舉起左右手，指著活到永遠的主起誓，說：要到一載，二載，半載，打破聖民權力的時候，這一切事就都應驗了。**】

因此，儘管可能有應用的改變，這個寬廣的舊約思想，就是一個屬天的存有將一個神聖的指令啟示給一位先知，仍然保持無損。

【註：在舊約中神有時候會以一個屬天的存有的形式出現；例如：

【創 18:1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裏，向亞伯拉罕顯現出來；那時正熱，亞伯拉罕坐在帳棚門口。

創 18:2 舉目觀看，見有三個人在對面站著；他一見，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俯伏在地，

創 18:3 說：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離開僕人往前去。】

【士 13:2 那時有一個瑣拉人，是屬但族的，名叫瑪挪亞；他的妻不懷孕，不生育。

士 13:3 耶和華的使者向那婦人顯現，對他說：向來你不懷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

士 13:4 所以你當謹慎，清酒濃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喫。

.....

士 13:15 瑪挪亞對耶和華的使者說：求你容我們款留你，好為你預備一隻山羊羔。

士 13:16 耶和華的使者對瑪挪亞說：你雖然款留我，我卻不喫你的食物；你若預備燔祭就當獻與耶和華。**原來瑪挪亞不知道他是耶和華的使者。**

士 13:17 瑪挪亞對耶和華的使者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到你話應驗的時候，我們好尊敬你。

士 13:18 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你何必問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

士 13:19 瑪挪亞將一隻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獻與耶和華；使者行奇妙的事，瑪挪亞和他的妻觀看；

士 13:20 見火焰從壇上往上升，耶和華的使者在壇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瑪挪亞和他的妻看見，就俯伏於地。

士 13:21 耶和華的使者不再向瑪挪亞和他的妻顯現；**瑪挪亞纔知道他是耶和華的使者。**

士 13:22 瑪挪亞對他的妻說：**我們必要死，因為看見了神。**】

》

(3) 關於以西結書 37:3 在啟示錄 7:14 的使用，前面那同一個普遍的結論也能夠達到：

一個對耶和華的描述：

【結 37:3 他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能復活麼；我說：主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  
被應用於一位長老：

【啟 7:13 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那裏來的。

啟 7:14 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4) 在啟示錄 4:8a 中描述以賽亞書第 6 章的撒拉弗與以西結書第 1 章的基路伯被合併：  
以賽亞書第 6 章的撒拉弗：

【賽 6: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賽 6:2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

賽 6:3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

以西結書第 1 章的基路伯：

【結 1:4 我觀看，見狂風從北方颳來，隨著有一朵包括閃爍火的大雲，周圍有光輝，從其中的火內發出好像光耀的精金。

結 1:5 又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形像來，他們的形狀是這樣，有人的形像。

結 1:6 各有四個臉面，四個翅膀。

.....

結 1:10 至於臉的形像，前面各有人臉，右面各有獅子的臉，左面各有牛的臉，後面各有鷹的臉。

.....

結 1:18 至於輪輞，高而可畏；四個輪輞周圍滿有眼睛。】

啟示錄 4:8a 中描述的四活物：

【啟 4:6 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前後遍體都滿了眼睛。

啟 4: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第三個臉面像人，第四個像飛鷹。

啟 4:8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他們晝夜不住的說：聖哉，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但是，再次地，主要的舊約框架結構，即一個屬天的存有看守神的寶座，這個框架結構仍然被保留著。

Vos 也辯稱，以西結書 37:10b 在啟示錄 11:11 的使用就沒有顧慮上下文的處境：

【結 37:10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

【啟 11:11 過了這三天半，有生氣從神那裏進入他們裏面，他們就站起來，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

然而，以西結書的經文使用復活的概念作為一個以色列未來從列國中聚集的暗喻，而約翰將它應用於兩個見證人的復活，這兩個見證人應該是作見證的教會，而教會是如同真以色列（如同學 Caird, Swett, 及其他人所認為）。因為“以色列的復活”的共同概念，這種參考可以適切於‘類比性的使用範疇(analogical usage category)’。將應用轉移到如同真以色列的教會以及理解以西結的語言為明顯地意味著一個按照字面意思的復活，這可以代表在末世論上的提升，並藉此復活的術語現在就找到一個在末世論上的等級，而不是僅僅

在歷史上的等級。儘管這裏因為不同的應用以及甚至有些意思的改變而有一個不顧上下文的可能性，一個一致性以及連續的含義還是能夠被分辨的。這裏也要注意這兩段經文中那些“復活的”都曾經在列國中被殺；參考結 37:9~14、21~22 / 啟 11:7~10：

【結 37:9 主對我說：人子阿，你要發預言，向風發預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息阿，要從四方〔原文作風〕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

結 37:10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

結 37:11 主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我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了。

結 37:12 所以你要發預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哪，我必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

結 37:13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 37:14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結 37:21 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以色列人從他們所到的各國收取，又從四圍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本地。

結 37:22 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國，有一王作他們眾民的王；他們不再為二國，決不再分為二國；】

【啟 11:7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並且得勝，把他們殺了。

啟 11:8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裏的街上；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

啟 11:9 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又不許把屍首放在墳墓裏。

啟 11:10 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們歡喜快樂，互相餽送禮物；因這兩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Vos 也堅持主張，在啟示錄 3:7 中以賽亞書 22:22 的使用就是不按照上下文的使用，因為以利亞敬在以色列國度之上的權柄是被應用於基督在神的國度之上的權柄：

【啟 3:7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說：】

【賽 22:15 主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你去見掌銀庫的，就是家宰舍伯那，對他說：

賽 22:16 你在這裏作甚麼呢；有甚麼人竟在這裏鑿墳墓，就是在高處為自己鑿墳墓，在磐石中為自己鑿出安身之所。

賽 22:17 看哪，耶和華必像大有力的人，將你緊緊纏裹，竭力拋去。

賽 22:18 他必將你滾成一團，拋在寬闊之地，好像拋球一樣；你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裏坐你榮耀的車，也必在那裏死亡。

賽 22:19 我必趕逐你離開官職；你必從你的原位撤下。

賽 22:20 到那日我必召我僕人希勒家的兒子以利亞敬來；

賽 22:21 將你的外袍給他穿上，將你的腰帶給他繫緊，將你的政權交在他手中；他必作耶路撒冷居民和猶大家的父。

賽 22:22 我必將大衛家的鑰匙放在他肩頭上；他開，無人能關；他關，無人能開。

賽 22:23 我必將他安穩，像釘子釘在堅固處；他必作為他父家榮耀的寶座。

賽 22:24 他父家所有的榮耀，連兒女帶子孫，都掛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從杯子到酒瓶掛上一樣。】

然而，這也能夠被視為是一個被提升的類比，其中以利亞敬的人類的，屬地的，政治的，以及在時間上的統治以色列，是在一個更宏大的尺度上對應於基督的神聖的，屬天的，屬靈的，以及在永恆上的統治整個世界（參考啟示錄 1~5 章）。進一步而言，以賽亞書 22:20~22 對以利亞敬的統治提到可能的祭司的含義，就是他對以色列人要如同一位“父親”，並且他的權柄很明顯地是等同於‘希西家王（King Hezekiah）’且以他為耶和華的“僕人”。這些要素，隨同著“大衛家”一詞的彌賽亞的弦外之音（賽 22:22），都促進了這個含義，就是：約翰是相當地意識到以賽亞書 22:22 的經文並且有意地提升以利亞敬掌權的那些層面到基督掌權的更宏大的尺度。

因此，我們的確可以說到應用的改變，但不必要下結論說這就意味著一個對舊約上下文的“不顧(disregard)”。我們剛剛討論的經文是那些測試的個案，並且我們的結論也是可以應用於其他舊約的參考：非常可能約翰在作“有意圖的隱喻”並且展現對舊約上下文不同程度的關注。在這本注釋書中對啟示錄經文的全部釋經包含了無數其他的個案研究，其中得到結論：對舊約經文段落的不同程度的按照上下文處境的使用確實有發生。

必須要承認，有時候很難去知道是否這裏有的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活動。對舊約非按照上下文的使用能夠被期待發生在任何存在無意識的隱喻的地方。毫無疑問地，約翰的心思意念是如此沉浸於從他所學習到的傳統來的舊約語言，以致當他描寫他的異象時，有時候會沒有深思而不自覺地使用。

例如，在啟示錄 1:12 中“我轉過身來，要看那說話的聲音（和合本翻譯為：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應該是從但以理書 7:11 汲取的（按照七十士譯本），但在但以理書這個表達是指向獸的“誇大話”：

【啟 1:12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原文直譯：並且我那時轉身要看那聲音，這聲音當時正在與我講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但 7:11 那時我觀看，見那獸因小角說誇大話的聲音被殺《七十士譯本直譯：當那時我當時持續觀看那誇大話語的聲音…》，身體損壞，扔在火中焚燒。】

這可能是因為在啟示錄 1:7~14 有但以理書第 7 章清楚的影響而無意識地被汲取的。

要澄清“上下文/處境(context)”所意味的是很重要的：

(1) 通常所意味的是“文學上的上下文/處境 (literary context)”：一段經文是如何在一本書辯證的邏輯思路中起作用。

(2) 但也存在有“歷史上的上下文/處境 (historical context)”。例如，在何西阿書 11:1 的歷史上的上下文/處境是出埃及記，而不是何西阿書這卷書的辯證：

【何 11:1 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何 11:2 先知越發招呼他們，他們越發走開，向諸巴力獻祭，給雕刻的偶像燒香。

何 11:3 我原教導以法蓮行走，用膀臂抱著他們，他們卻不知道是我醫治他們。】

(3) 此外，還存在有“主題上的舊約上下文/處境 (thematic OT context)”：一位新約的作者可以起初著重於一個一般舊約的主題（例如，審判或復興）並且之後訴諸於一些在其他舊約書卷中相關這個主題的特別經文段落。

一個作者可以只反映這三個上下文/處境中的一個，或所有這三個，或全然地忽略它們。

根據所討論的，約翰看起來展示出不同程度的意識於‘文學上的上下文/處境’和‘主題上的上下文/處境’，以及或許‘歷史上的上下文/處境’，儘管訴諸於‘文學上的上下文/

